



轻与重

44

#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法] 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娟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Jacques Rancière

##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法】雅克·朗西埃 著 魏德骥 杨淳嫻 译

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poétique du savoi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 / (法) 雅克·朗西埃著; 魏德骥, 杨淳娟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5751-2

I. ①历… II. ①雅…②魏…③杨…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890 号



Les noms de l'histoire

by Jacques RANCIÈRE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1992

Collection la Librairie du XXIe siècle, sous la direction de Maurice Olend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3-018 号

轻与重文丛

历史之名

论知识的诗学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雅克·朗西埃  
译 者 魏德骥 杨淳娟  
责任编辑 王莹兮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51-2/B·1047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翻译缘起

魏德骥

### 1. 朗西埃<sup>①</sup>—事件

本书翻译是配合 2009 年 11 月 15 至 27 日朗西埃教授来台访问学术活动的准备工作。在这次的准备活动中由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翻译了三本书：《歧义》（*La Méésentente*, 1995）、《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 :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2000）、《历史之名》（*Les noms de*

---

<sup>①</sup> [编注]即 Jacques Rancière, 原版译为“洪席耶”,除了文中出现的已出版(发表)作品名,本书中均采用“朗西埃”的译法。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1992),这三本书反映了他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思想主旨,记录了朗西埃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慢慢向感性批判理论运动移动的过程。而《历史之名》是这三本书中最先将感性批判的议题显题化的著作。朗西埃来台,为台湾提供了这种感性批判与诗学批判的政治学谈论直接呈现的可能。除了于正式的公开演讲当中,针对“漠然”(indifference)这类艺术表象中感性场所的分化之外,会议的参与者,还有幸与这位内向的长者,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从朗西埃与与会者的座谈中,让我们更了解他的感性诗学的企图,以及这个诗学企图在《历史之名》中对历史知识进行批判的策略。以诗学检验各种政治修辞学的美化,从这种美化中无法取得名字的历史之间找出断裂的空隙,破除意义与真实在书写上的连结。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诗学就不只停留在修辞学或修辞学技巧,而是对修辞学的批判。于是朗西埃的诗学便与古典诗学对待修辞学的态度不同。对于古典诗学而言,修辞学是其亲戚。然而这种批判并不是一种后设式批判,有一种后设式的修辞学。朗西埃的诗学在对

立的批评中取得了一个位置。诗学并不是一种后设式的修辞学,其与修辞学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超越原理和它的批评对象之间的关联,难以是康德式的批评,一种在对象中找寻超越性基础的方式。朗西埃诗学对于修辞学的批评,使得修辞学所掩盖的无意义得以出现,在无场所中在场。这种无意义的在场,在喋喋不休的语言中出现,标示出无场所。而这种无意义在无场所中的在场,难以透过一个意义的行动出现。当我们质疑是怎样主体的行动使得无意义者能够在无场所之处在场时,我们也无法以古典的行动解释方式、行动的目的与意义方式来解释这种行动,而常常会在一种欠缺意义的淡然中,投射出一种不行动。无意义的不动,却仍然没有办法完全说明,使无意义在场这件事情。从无意义产生的无目的性来模拟,这种主体揭露无意义的行动,更是一种无行动。无行动:无意义而有行动,使无意义在场的行动。而不行动是一种克制的可能,没有行动。对比于朗西埃在场演讲喋喋不休的风格,于是我们在体例中尽可能保留这种喋喋不休的风格,让读者能够在文字中遭遇这种无行动的再现。

当我们把朗西埃到访看作一个事件,在场不仅仅是一位有点内向的和蔼长者,与他亲切可人的夫人,以及他喋喋不休的语言,或者某位大师到此一游的旋风,这些都只能在常识中被称为事件,而不具有事件性。从历史之名的角度来看,朗西埃的来访,真正的事件性,必须要打破一种延续的命名体制和其感性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例如某种后现代理论对于某些知识语言的支配关系,某种后现代大师之后现代理论的正典化。具有事件性,是在这些在场的活动中所揭露的断裂,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历史之名与感性现实之间的断裂,也是一种在场行动的断裂,与传统体制下行动与理性之模拟关系的断裂。朗西埃无行动的在场。

在《历史之名》中,无行动的在场,打断了整个年鉴史学的共和体制、科学体制、修辞学体制。然而在共和体制的断裂中,会涌出人民的声音吗?在科学体制的断裂中,属己的声音会发生吗?在修辞学体制的断裂中,感性能够流溢吗?或者,无行动的诗学使它们在场时,竟然又使这些断裂相互连结了起来,以至于无意义的潜能,永远被体制的现实压抑在无场所之下,而无行动提

供的体制,却是一种无意义的表象?那么,主体的无行动就会在模棱两可中不断营销意义化的无意义假象,而产生一种倒错。这种将事件倒错的风险,在主体的无意义再现活动中,难以避免地形成了无意义与虚幻意义的同名异义。我们并不想在这个事件缘起的谈论中,提供直接而简短的解答,而是要提醒译者与读者,不论是翻译或者无意义的再现活动,都难以避免的同名异义风险。当译者揭露这种无行动的活动时,如果他在感性体制中永远以再现方式去理解或掌握这种无行动,则如此的风险永远在恶性循环之中,难以摆脱。逃脱到浪漫的前理性意义或者修辞中,不过只是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恶性循环而已。无行动事件的缘起,对译者而言,并非提供一种知识性的劝善道德教训,或者知识的发生学,而是提供了一个缘起,在断裂中偶然的连结又可以断裂的可能。在再现中表现出体制的虚相,却不体制化成主体的建置之可能,以及这种可能不再现的现实。无行动不仅仅进入政治行动的现实,不仅仅重新配享感性的场所,还推出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主体行动,特别是诗学行动之现实性盲点。



## 2. 哲学的史笔与史学的哲思

朗西埃在批评年鉴学派的历史书写时,他所使用的 historiographic 这个字产生了一种同名异义的风险,跟历史学界所理解的 historiographic 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方法论相比,朗西埃的历史知识诗学所批评的 historiographic 是一种对于书写与历史事实之关系的批判,对于历史书写的批判。他不再停留在方法学的层次,而是批判的层次。不停留在如何书写历史的层次,而是在历史言说的书写,如何能在这些方法之外,形成字词的过度与言说过度,字词与言说过度之处,即是无意义在场之处。言说过度的书写过度,永远会满溢出任何书写的经济学吗?不增一字不删一字的历史书写精确性,和这种精确性背后的历史书写经济学,也难以例外。这种满溢不只冲击了塔西佗的修辞学式历史书写与其模仿精确性,也冲击了米什莱与年鉴学派在弑君叙事后的科学浪漫式的历史书写和它社会学统计式的精确性。

这种哲学史笔的批判冲击,恰好不会出现在历史学

家经由他们精心的哲学所安排的文字,而是出现在史家的史笔所提供的无场所上。换言之,不出现了。这也使得哲学的史笔永远处于史家的哲学域外。在域外,哲学的史笔永远为历史的书写与其承载的思想,打开一种不存在,让在不存在中说话的人物,从历史书写的沉默中,突然众生喧哗,喋喋不休。使历史事件回到了它的事件性上。以蒂托·李维(Titus Livius)的《罗马史》(*Ab Urbe Condita*)为例,当战争成败的消息还没有完全传到城市中的时候,城墙内充满了无名的喧哗和哭号,然后元老院和将领的理性,将混乱带入胜利的秩序中,事件得到了理性的完成,而事件性就消融在书写的典谟中。奥古斯都的继承危机,与政变和内战的潜在可能,就会转化成提比略讨伐被戏剧化的剧场演员伯森尼亚斯(Percennius)之平乱事件。一个在悲剧时代拥有极高公共参政权力的戏剧演员之身份,顺理成章地在严肃的历史修辞中转化成不正经的失败。而在辛亥革命时,武昌炮楼前亲冒矢石的无名小卒终究要把革命大业让渡给大总统与大元帅们。大革命的事件性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转化成事件。革命事件的历史哲学,理性化成革命的历史哲学,使得革命的

历史之中不再具有革命,而只有革命成果的分配。在这种成果的分配之中,革命活动的命名者取得了在场的权力,成为革命果实的合法继承人,而革命的鲜血褪色成不在场。

哲学的史笔可以为历史书写带来的冲击,在前面的这些例子中,打开了革命的历史现实与书写革命的可能性。从历史现实的角度来看,历史的事件性并不在于少数聪明的菁英掌握了历史可能潜在发展的规律,并且用他的符号预测了历史的发展,从而促使历史向他预测的方式发展成功。历史的现实并非由这些理性的巫祝所决定,不论它是否是一种理性的预想,历史现实是由历史的参与者,在共同的活动之中形成。这种共同参与的转变,形成历史的事件性。在历史的事实形成之后,将历史变化沉淀为存在的名字的后见之明的理性巫祝,才能够将历史转变为事件的序列与并列,透过语言的在场,将事件的事件性与特异性消毒,使事件不再是不可再现,而成为在语言中丧失同名异义之差异而可以不断再现的仪式性在场。哲学史笔的批判,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些再现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种不在场者的在场,不可能以再现的

方式出现。在当下它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出现,而这种不在场,也使得历史革命的书写成为可能。这也是译者们认为,在史学家们的史笔与历史哲学之外,朗西埃所提供的历史哲学批判所能产生的贡献,历史书写的新革命。尤其是,革命历史的书写。

### 3. 英译本与法文本的差异:诗学的差异

译者在翻译本书时,原先的设定是从法文直译。但是当我们参考英文翻译时,发现英译本在语言的翻译上,Hassan Melchy 不愧是一位熟悉法语使用的译者,可能与他的黎巴嫩出身有关。他对于非常复杂的朗西埃句型,作了一个近乎直觉且有着机械性精准的英文翻译。就翻译的质量而言,值得赞赏。而也因为这种精准的翻译使我们发现,英译本与法文本谈论事物的方式不同,可能为版本差异所造成。而版本差异之中,更可能蕴含了思想的差异与转变,而不仅仅是英译者的诠释问题。在此且举一例,本书的书名《历史之名》在英译本所根据的旧版本中,原来称作“历史之字”(les

mots de l'histoire),这也是英序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原先所阅读的版本。书名的差异展露了两个侧面问题:第一个差异是中译所不能表达的复数,中译的《历史之名》其实更可以译成“历史众名”或“历史诸名”,来表达原文中复数所呈载的同名异义之可能。历史的许许多多名字,并不仅仅指历史、故事、发生,指的是历史书写之中同名异义的现实:一个书写可以使某一种科学或浪漫的名字得以出现,使得在科学与浪漫所规范与描述的事实之中,所被压抑的东西不出现,因而历史中的名字总是指着那个存在的,以及那个在历史活动中压抑而不在场的历史角色。对于历史中这些在场与不在场的角色的名字的重新分配,使得历史这个名字本身,在它所依循的方法中,被冠以历史故事或发生等种种不同的名字。而在中文一般的思维里,对于单数与复数的差异,往往略而不计。这种语言的习惯,也使得差异不在场。这是翻译上的第一个困难。当我们刻意强调复数,翻译成“历史众名”时,会令我们语言中压抑数字的习惯不习惯。所以我们至少在此要将这种不习惯记录下来。以免读者无谓地追寻某一种

终极的单一目的,以为历史可以透过一种新奇的方式化约到这种单一目的里。

第二个差异是名字与字词的差异。我们可以追随海德·怀特联想,字词悄悄地反应了福柯的影响,谈论字词与事物的关联,而在这种关联中找寻其机制的宰制以及在此机制中找寻断裂与破坏的可能。在本文的章节中,尤其是对年鉴学派历史书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来支持这种谈论。假使这种谈论方式有效,那么将书名改成《历史之名》并无必要。其次,在内文中不必区分名字的讨论与字词的讨论、与言说的讨论,大可简化成字词与言说的关系之讨论,使整个论述更接近于一个一般的记号学谈论,从而向记号学方面借到更严格地术语谈论方式。然而名字并不能化约成仅仅是字词而已,我们可以在字词中找到几个不是名字的例子,比如“啊”这个字词表达了一种惊叹的情感,或者“跑来跑去”表达了一种运动状态,这些从我们的言说中产生的字词,即使在场,也不占有一个现实的场所。而名字的出现,在意义中占有某种场所,要求某种现实,透过命名而在场,使得言说与场所得到了存在的现实结合,从而使诗学——

种研究在感性场所中,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的知识——得以出现。以“历史之名”代替“历史之字”,至少有两种差异:第一种是命名与在场的差异,第二种是诗学的差异。朗西埃在本书一开始便指出:“所谓历史,就一般意义而言,是一系列的事件经由专有名词普遍指定而成为主体。”历史是一个为主体命名的书写方式,建立名字与主体的关系。“要去命名主体,去将它归属于状态、情感、事件……只有造成指涉的不确定,以及推论的难以证实。”命名所建立起主体与名字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不论在叙事规则或科学规律上,都难以被完全的确立。有人会认为,可以藉由字词的差异,将之定义与划分。“或可这么说,这是个字词的问题。这是在法语中不幸的同名异义,将生命的经验、与其忠实的叙述、欺骗的虚构、知识的解释,都指定到同一个名字(histoire)。”只要将称呼历史的字词加以区分成为历史故事或史事,分别配置以不同的叙述与科学规则,似乎我们在字词的层面就可以解决历史问题,然“这些常见的指涉规则能够在其方法的展露里填补某些漏洞;但它们的作用也仅止于此。同名异义的猎人所作所为与其他人并无不同:他们将一连串的事件

归因于各种主体。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做,至少写不成历史。”历史字词的无能为力,在于它只能重新排列字词与规则之间的关联,却无法像命名活动一样,使历史主体在场,或不在场。

字词与名字的差异在诗学的层面,对于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命名,恰好就是朗西埃诗学关切的重点。如果海登·怀特的诗学是一个在历史语言的修辞学形态批评,从修辞学过渡到伦理学;那么朗西埃的诗学就是在感性领域中名字的分配,转化成对主体的存在与不存在分配之批评,这种存在的分配,不可避免是政治的。诗学的出现,标示了朗西埃哲学的转折,在《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和《无产者之夜》(*La nuit des prolétaires*)中,朗西埃尚未展露出这套完整的诗学批评方式。在对于历史书写的知识批判里,原本知识论的问题,转变为知识的诗学批判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知识在命名它的主题时,使它的主体以某种方式在场而使其他的主体不在场的知识考察。这和一般理解诗学的差别在于,一般理解诗学在于语言的部署规则,特别是修辞学与文法规则,然而朗西埃的诗学将对于语言的批判,从对语言规则的描述上,向



poiesis 的思考移动,将语言的部署朝向语言生产活动中,语言所不能令其在场的非形式主体,加以探究。

《历史之名》标示着朗西埃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与哲学知识新形态的成形,难以停留在“历史字词”的名字与研究范围之内。对于中译者而言,整个翻译与理解的活动,必须对应英译本和英译本前言中还未迎接的此种知识转折,在中文的翻译中予以保留与阐明。或许因此中译本有一种独立于英译本的位置,以及改良英译本难题的价值。

感谢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支持《历史之名》的出版;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参与朗西埃作品的翻译团队:刘纪蕙教授、林淑芬教授、博士生陈克伦、薛熙平、关秀惠、杨成瀚,在过程中所给予的意见交流;巴黎第十大学艺术史博士杨尹瑄小姐提供对法文语法理解的建议;社文所助理林郁晔小姐协助处理相关行政事宜,负责此书繁体中文版的麦田出版社编辑林怡君小姐使一切得以顺利进行。感谢本书作者朗西埃先生在访台期间惠予此书翻译上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约,使这个译本能以简体中文版的方式,与广大